

苏州市档案局(馆) 编

一个远征军战士的

从军日记

张英霖 著


文匯出版社

局
(馆)
编

一个远征军战士的

从军日记

张英霖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远征军战士的从军日记 / 张英霖著; 苏州市档案局 (馆) 编.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496-1583-4

I. ①一… II. ①张… ②苏… III. ①日记—作品集—中国—现代②国民党军—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
IV. ① I266.5 ② K265.2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7068 号

一个远征军战士的从军日记

著 者 / 张英霖

编 者 / 苏州市档案局 (馆)

责任编辑 / 吴 斐 熊 勇

装帧设计 / 刘 啸

出版发行 / **文汇** 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印刷装订 /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印 张 / 17.25

字 数 / 170千

ISBN 978-7-5496-1583-4

定 价 / 55.00元

自序

在这本集子里，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我参加远征军驻印部队时记的《从军日记》，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这一部分了；第二部分是附录一：《我对抗日战争后期大后方学生从军热潮兴起的回忆和认识》，以使读者了解我参加远征军的经过及对那次学生从军的看法；最后一部分是附录二：2006年我重返印度时写的《六十年后重返印度观感及二战时驻印回忆》。三合一集，取名《一个远征军战士的从军日记》出版，以飨读者。

需要说明的是，我的《从军日记》是从回国的那天夜里开始写的，这是因为在印度的半年时间里，实在太紧张了。在四十几度高温下起早摸黑地操练且不去说它，到美军汽车学校学习汽车驾驶，要求在一个月里学会，真是既兴奋又怕被淘汰。幸而经过自己努力，以优秀的成绩顺利通过严格的考试，并且被留作助教。在经过两个月紧张的助教生活之后，这时中印公路打通了，于是我们接到回国的命令，乘坐由美国兵驾驶的车队沿中印公路回国，日记便是从这时开始记的。

记日记并不难，我在中学的时候就有记日记的习惯。难的是，在流动的生活中坚持记并妥善保存。凡是了解旧中国情况的人都知道，那时的中国公路是很落后的，除了西南公路是双行道外，许多公路都是单行道。例如我常跑的从贵州到广西的沙八公路（沙子岭到八渡），那时就是这样一条单行路。错车时稍有不慎就会碰撞甚至翻车。晴天车过尘土飞扬，雨天泥泞打滑，故而行车速度很慢。加以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对沿途部队的食宿毫无设施，全靠自己解决，所以我们的生活十分艰苦，几乎天天露宿在旷野，并且要换地方，流动性很大。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写下了那些日记。现在回想起来，主要是那时有一种向上的进取心在支持着我，每天记日记的时候常常提醒自

己：今天进步了没有？有什么缺点？正是靠着这种内心向上的愿望，我度过了那些奔波的日日夜夜。

至于日记的内容，主要是记写当时的所见、所闻和所想的事情。比较珍贵的是，在经过缅北密支那和八莫时所看到的战场情况。那时中印公路刚打通不久，缅北战争胜利的消息还在到处传送。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和士气方面完全压倒了日本鬼子兵，在缅甸战场上获得了全歼的战果，因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军队的威望。受此鼓舞，在滇西作战的中国远征军连连胜利，不过战争惨烈的程度要严重得多，这些在我经过的时候都看到了，也记下了。还有几座新修的烈士公墓，我也怀着崇敬的心情祭拜了，这些在我的日记里都有记载。另外，沿途的一些风土人情也有少量记述。除此之外，比较多的是记下了我亲身经历的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黑暗，常常为此而感叹和义愤。正是这些因素，促使我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离开了国民党部队，投身于反对内战的学运之中，并在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找到了奋斗的方向，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因此，我非常珍视我的日记，因为它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曾给我很大的帮助。

还需要说明的是，在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我虽然参加了远征军驻印部队，却未和日本鬼子面对面地拼杀过，也未负过伤，因此，我从未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抗战的英雄。我只是在祖国需要我的时候，投笔从戎，成为千千万万个抗日战士中的普通一员，我为此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七十年弹指一挥间，在我耄耋之年还能有机会把我的《从军日记》结集出版，以飨读者，我感到无上光荣和无比幸运。更感欣慰的是，我的八本《从军日记》手稿已捐赠给苏州市档案馆。

在即将付印的时候，特作以上说明。

张英霖写于2015年7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前夕，时年九十一岁。

EXERCISE

D49 2015 3
改裝永久

日記 (第三冊)
(1946.1.1 — 12.31)
由南 — 江蘇

吳林深
1946.5.30

日記 (第一冊)
1945.6.21 — 9.5
蘇州 — 上海 — 安南

日記 (第二冊)
(1946.7.9 — 12.1)
蘇州 — 杭州 — 江蘇
吳林深

日記 (第一冊)
1942.1.1 — 12.31

目 录

自 序

《从军日记》

第一册：学成返国途中

（1945年6月21日—7月8日 印度 缅甸 云南） 001

第二册：出差奔赴前线

（1945年7月9日—12月1日 云南 贵州 广西） 025

第三册：退伍当老百姓

（1946年1月1日—8月9日 西南 中南 华东） 117

附录一

我对抗日战争后期大后方学生从军热潮兴起的回忆和认识 187

附录二

六十年后重返印度观感及二战时驻印回忆（上） 207

六十年后重返印度观感及二战时驻印回忆（中） 229

六十年后重返印度观感及二战时驻印回忆（下） 248

《 从军日记 》

第一册

*

学成返国途中

(1945年6月21日—7月8日)

印度 缅甸 云南

为了弥补我的缺失，我将用心努力地写。写了，
也许能减轻我内心的创痛。

——张英霖自励之语

6月21日 雷多兵营 回国出发前的那天夜里

一个整夜，都在忙着出发，说不出的焦急，也说不出兴奋。

怕雨耽误了行程，因而我不时到院子里看看漆黑的天，残缺的月亮从浓云里透出一些淡黄色的光，刚才落过的雨从帐篷上滴下来，一声接一声地给长夜更添了些空寂。

从九连倪连副（倪永宁，技术兵团三营九连连副，是我同伍好友张振华的中学同学和安徽怀远同乡。张是国立二中的学生，打得一手好篮球，与我同为汽十团篮球代表队的前锋。他善演京戏老生，是可登台的票友，完全有条件下海，但他为人清高，从不考虑个人名利问题，自从我离开部队后一直非常记挂他，但再无联系。——2011年5月整理打字时注，以下用“自注”表示）的帐篷里回来已近十一点钟了，我有心无意地躺下，说什么也睡不着，一个钟点像极短的刹那，哨音便吹了起来，接着在漆黑的院子里勉强吃了些饭。由于从营房到公路的道上泥泞得很厉害，所以我们全部的给养、行李必须靠自己搬运到外边。于是，这沉重的工作从凌晨一点忙到四点才完成。幸好我因连发疟疾初愈，被免除了勤务，一个人在帐篷里看守行李。（说起这场疟疾，可一直追溯到1938年初到湖北郧阳国立六中前身的国立湖北中学初中一年级读书的时候，那时离开了家人的照顾，挤住在郧阳孔庙供奉至圣先师孔子的大成殿里，夜里蚊子特多，其中就有停落在墙上、尾巴翘成四十五度角的疟蚊。因为没有蚊帐，又不知预防，不久就害起了疟疾，我发的是隔日疟，不发的那天与常人无异，待发的那天先是发冷，冷得手脚冰凉、牙齿打颤，渐渐地又开始发热，热得大汗淋漓、昏天暗地。所以疟疾也叫寒热病，十分伤害身体。当时疟疾已有特效药，汉译名称叫“金鸡纳霜”，学名叫“奎宁”，俗呼冷热丸。本来这种药不贵，农村小店均有卖，叫“唐拾仪奎宁丸”。但是湖北郧阳是个偏僻县城，我们学校师生员工多达三四千人，疟疾又是以蚊子为媒介的传染病，我校有近千人在发疟疾，郧阳的药店一下子全卖光了。吃不上特效药，各种土方便都出来了。例如没有药吃可以

“躲”。隔日疟是定时发作的，到了要发病那天，事先可以“躲”。有的跑到野外偏僻的地方，有的去看戏，也有的去赌钱，总之要千方百计忘记发病的事，实际上就是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说来也真有效，我就躲掉了好几次，当然这是无法根治的。也有人为了治病去求神，找巫婆，还有吸鸦片烟的，等等。从此我便成了老病号，时犯时好，从湖北带到四川，又带到了印度，前后有四五年之久，虽不是天天犯病，但对健康是很不利的。记得在回国途中又发病了，气得我一下子吃了十多粒阿的平，疟疾是止住了，至今不曾再发，但当时浑身泛黄，耳鸣不止，好久好久之后才恢复正常。考虑到今天的青年人已不知疟疾为何物，故而写了上面一段患病的经历。有关阿的平这一治疗疟疾的代替药，在雷多时我还闹过一场笑话，详见《六十年后重返印度观感及二战时驻印回忆》，这里就不去说了——自注）

当我背了背包走向外面的公路时，天已大亮了。感谢老戴（名鸿博，他是原国立六中四分校的学生，英文特好，在印度时调配到我们连上的四川籍老翻译不在，主持我们驾驶训练的美国罗伯逊上尉常常要他充当我连的翻译，美国人呼喊他的姓氏“Tai”，因此连上的人都跟着这样称呼他。回国后我们共开一部车。他有一些传奇式的故事，容后慢慢道来——自注），他辛苦地扛着我的行李走了一里多坏路（说是坏路，那是一点也不错的。它是雨季中汽车频繁行驶所造成的，为什么不修？那儿的营房原本要报废了，由于我们回国前要在雷多进行泥泞驾驶训练，临时住在那里，我们走后就无人居住了。它原本是在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中开辟出来的，营房报废后仍旧回归原始森林。记得1955年“肃反运动”时，我所在的中共苏州市委统战部的一个支部书记在斗争会上审问我：“你老实回答，你们为何要住在原始森林里？”我当即答复：“不住在原始森林里，难道可以住到天上去吗？因为遍地都是原始森林啊！”当然他们是按照上级布置的任务主观想象地去挖革命队伍中隐藏的敌人，所以可以毫无根据地怀疑你，但由于想象过于丰富，所以提出以上滑稽可笑的问题。但他忘记了那是抗日战争，我们都是为了抗

日而去的——自注)。

九点钟车队开始起动了，一辆接一辆地在一个美国上尉的手势指挥下，拉开了百码的距离行驶。一部车坐二十人，车子一开动，我们便打开了每人每天可以得到一包的“史迪威给养包”(Stilwell ration)，里面有饼干、奶粉、乳酪、白糖、盐、维他命丸、花生、枣泥、米花糖、茶叶等富有营养的食品，另外还有香烟和火柴。大约一包饼干刚吃完，我们便到了“鬼门关”，一个距雷多二十多英里的车队检查站，我们在那里停了十多分钟，车队重又起动，我们这群搭“黄鱼车”的辎重兵也便在兴奋的情绪中奔向昆明。

车子由慢转快，开车的驾驶员多是美国黑人，他们的开车技术是一流的，只是开得太猛，有时让人提心吊胆，怕碰上什么不幸。

鬼门关在野人山(又称胡康河谷，“胡康”是当地语言，意为鬼怪，由于罕无人迹，传说有野人出没，故名。——自注)的脚下，从这里起史迪威公路便从印度的山野进入缅甸境内，依然是漫无止境的原始森林，公路从树林中、山脚下、绝崖上蜿蜒盘旋足有三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仍然行驶在野人山的山腰里，车子用低挡喘叫着，使力地爬上这座渺无人迹的荒山。

下午一点半我们到达野人山的山顶，车子停了一会儿，使我们清楚地看见了它的美丽云烟，从一处低矮的山冈上，缓缓升入一片浓密的丛林中，在东面的山顶上正巧碰上了一团黑云，于是雨便下在我们的四周。在雨雾中，我们尽情远眺这野地风光，像得到了一次极清爽的心的沐浴。

沿途我们看到工程浩大的中印油管，它和史迪威公路平行地爬行在山林中，细的、粗的管道，还有不少动力站，里面安装有马达用来推动油的流动。在山坡上有盟军的帐篷和修路的印度人的茅草棚，此外，再也见不到一个人影。当年罗卓英将军率领的国军从这里向印度退却时，真不知困难到什么地步。这满山遍野的原始森林，是没有一点东西可以养活人的，也没有任何道路可以容许人们通过，然而国军却越过了这座无人迹的山地，英勇地到达了印度，开拓建成了中国驻印军的最早营地。因此我们对那些光荣到达印度的

老兵怀有敬意，爱听他们讲述当年的艰苦经历，我们的营长和他的勤务兵就是爬野人山到达印度的，听说当时营长病得奄奄一息，是勤务兵把他背过野人山，因此他们成了生死之交。

公路两边修路的机器随处可见，有像坦克一样的推土机、压路机，有巨树般的起重机，还有叫不出名字的古怪模样的东西，都在辛勤不停地工作着，把山坡上的土一铲一铲地推向无底的深谷下。如果你知道史迪威公路是血汗的结晶品的话，应当记住在公路两旁苍翠的树林草坪上埋有我们英勇将士的忠骨。还有在山坡上印度善良的农民，顶风冒雨，不顾饥寒，无间断地修护着这条伟大而险峻的史迪威公路。

车行途中曾因故多次停驶，沿途不见人迹，雨从中午一直下到傍晚，在昏暗的晚上抵达新平洋。停车场四周亦尽是林木，但见机场的指挥灯于停车场左侧一闪一闪地旋转着，新平洋在黑夜里什么也看不见，只在停车场散了一会儿步，午夜十二点我便坐在车上昏昏地睡去。

6月22日晨六时半于车上补记

6月22日 阴雨 由新平洋至密支那途中

一早醒来，怕有六点钟的样子，在积水潭里洗过脸就开早饭了。提起吃饭，可真不简单，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的水，我们连分到五加仑才煮出了今早的米饭。

吃完饭，黑人司机已来了，检查了车辆便开向左侧的加油站加油。在阴暗的早上依然看不见新平洋的一切。在加油站耽误了一会儿，车子便开始前进。在一个转弯处，我们的车子滑到路旁的坑边，几乎翻下山去，整个车队通过后才来了绞盘车把它拖上路来，我们算是幸运地躲过了一劫。那个黑人司机毫不在乎，也没有人责怪他，因为这事故在雨天是很难避免的。

今天的宿营地是密支那，从新平洋起到那里尽是平路，是从树林中开辟出来的，所以坐在车上，只看见绿树、黄路，黄路和绿树。因而在车上不时打瞌睡。雨水从车外飞来，搞得车上很泥泞。

不知走了多少路，天又放了晴，依然是平坦的大路和一眼看不到头的绿野平原，但一点也看不到昔日的战争痕迹。

下午三点左右，我刚睡着，车子经过一个叫南丹的车站，那里已可见到攻打密支那的作战痕迹了。同车的人喊醒了我，大家专注地看着两旁出现的许多作战痕迹，可以想见当日攻防的战斗是非常惨烈的。在雷多汀江时曾听战一营的坦克手讲过，由于国军装备的优势和士气的高涨，日本鬼子完全居于下风，凡是顽抗的都被消灭光。看了路旁的工事和废弃的日军武器残件，觉得很自豪，八年来尽是国军败退的消息，只有在这里见到日本鬼子溃败的现场，内心之兴奋难以言表。

下午五时车过伊洛瓦底江，江上是铁驳船搭成的浮桥，江中水流甚急。听在桥上守卫的中国 MP（宪兵）说，密支那已过去十几英里了，我们都莫明其妙，难道要赶到八莫吗？

过了江，又过了一座小桥，车子走进一个大停车场内，场内已有车队停住，我们在车上等候消息。一会儿营长（营长汪秉信，北京辅仁大学学生，后于中央军校十期辍重科毕业，与苏州市民革主委章大法是同期同学。他原为战七营的副营长，从印度回国时调任技术兵团二营营长，接替他的中央军校同期同学和辅仁大学同学张仲文的职务，因为我们连当时是中国驻印军中的学生兵连，干部配备要求学历高的，连长倪景瑶也是辅仁大学毕业的。——自注）讲：“今天即宿此处，明天尚不起程。”此处无帐篷，车辆又将驶向别处，各连住宿要在这空旷的广场上自行设法解决。

一片空地，用什么搭帐篷呢？小雨又急急地下起来，下得人焦急不快。中国军人是不怕困难的，在营长的建议下，大家很快用发给我们的塑料布（100×200厘米）在几根木桩上搭成了一个小小的帐篷，看起来简直像鸡窝。

傍晚时分大体完成了，心中喘了一口气，无限的畅快。借着兴劲，又挖好了排水沟，小雨是不怕了，怕的是大风。

吃过晚饭，大家在场中闲聊，无非是发牢骚。的确不像话，在这条路上有这么多回国的队伍，却没有一处准备好的宿营地。就在我们搭篷住的这块地方不远，便是印度人守卫的美军空帐篷。我们借来搭篷的那根木头上，就有一块写有中国字的木牌子，上面写着：“凡中国军人不准进入！”唉！这块地方该是我们中国军队打下来的吧！

躺进了自己的小篷子，心中真的糟透了。本来这种篷子是连茅草篷也不如的，可是不一会儿工夫，在这片空空如也的土地上，为不受雨淋竟住下了五百人，这是何等的不简单啊！

6月23日于密支那停车场中补记

6月23日

夜里，察不得什么时间，天落了大雨，小篷子内漏了水，但依然昏沉地睡去。天亮时实在躺不下去了，便穿了工作服（根据当时同盟军的协议，我们在印度的吃、穿、用等后勤补给是由英国负责供应的，训练和武器装备则由美国负责。当时发给的服装有军礼服一套、军便装两身、工作服一套、黑皮短靴一双和军用胶鞋两双；衣服是黄咔叽布，内衣内裤多套，穿坏了可以请领，还有两双羊毛袜。因为印度属于热带气候，天气炎热，穿了羊毛袜可以防止地热。每天的着装由值星官统一规定，在回国途中大家一律穿工作服，由上述可知，驻印军已非在国内军队冬夏各发一套、一穿到底的寒酸样子了。——自注）在雨淋下整理水沟、绳索和桩柱。生长在我们这个国度里，没有什么话好说，是人，却受着非人的待遇，过着非人的生活。

吃过了早饭，天又放了晴，战二营的车队从场里开出去，消失在山野的

东北方。我们明天才能走，两天后就可进入国境了。我不敢想，那里的情形会好过这缅北的荒野。

离开祖国，我满怀着兴奋，是想在战场上厮杀一番，然后凯旋的。但只度过半年多，便又匆匆地回去，此番回国是要为全面反攻、收复失地而战斗的，我们这些从军的学生士气是高涨的，然而祖国可能给我一些精神的安慰吗？

空阔的广场上，三五成堆，凌乱地搭起的小篷，活似一群讨饭的乞丐住的乱草棚，人们在这里消磨着时间和怨忧。此去行程尚多，这苦痛要慢慢带入国境，伤透军人们的心。

洗澡时，连上交代值星。我刚好洗完一件衣服，管它“三七二十一”地继续洗下去。这溪水我不知是什么河，它是流进伊洛瓦底江的，在北头横着一座木桥，桥下有国军在那里赤身击水嬉闹，对面岸上有一条小路，有人把拖车推到河中洗刷。我左侧来了许多大马，它们同人一样高兴地游在混水里，听马夫说这马是从日本鬼子手中缴来的呢！

随意地边洗衣服边向岸上看去，发现有几根木柱子，上面缠着铁丝网，同样挂着“Not of Bads”的牌子，再加上画出来的“凡中国军人不准进入”，连着岸上的一圈形成了一块特殊的地区，真是界限分明、两种天地啊！（那是美军的营地，美国人一向养尊处优，沿途设有兵站和营房，相比之下中国则无有。现在回想，中国军队是专门无偿占用老百姓的房子的，叫做“号房子”，到了缅甸僻野无房可号，中国军队就只好在美国营房外边露宿了。我当时因此而痛恨美军，其实是错怪了美国人，应当说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穷，现在想想觉得当时自己认识太浮浅，看问题不客观。美军有条件按照自己军队的需求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别人无权话三道四；中美虽是同盟军，但并非一家人，差别是客观存在的。我把这当成受压迫的殖民地现象，反映了我作为殖民地人民的过度敏感性，其实，美国人在二战中的表现是值得肯定的，比英国不知好多少倍。事情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能因“抗美援朝”而带着偏见去看美国在二战时期的所作所为。也就是说要实事求是，此一时也，彼

一时也。要讲事实，要讲真话，不要被偏见所蒙蔽，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公平与正义。——自注)

吃了晚饭，我独自整理了一下小篷，免得晚上睡不安稳。黄昏时分又下了一阵大雨，篷子里进了一些水，夜里还好，睡到天明都没有进水。

6月24日 阴

夜三时，匆忙起身，拆掉小篷后于黑暗中打好行李，小雨徐徐而下，车队尚不见踪影。饭后雨渐大，工作服已湿透矣！

在一座帐篷里躲了两个小时雨，车队因伊洛瓦底江水上涨将系铁驳船的铁索冲断，迟至九时才开来，上车后即开始前进。

沿途尚多平路，车尽靠山边缘曲折行进于丛林之中，或在小平原上飞驰，天渐露晴。

车到八莫时天尚早，沿途战迹累累，近八莫三十英里内树木无不有弹痕。八莫战前为缅北重镇，至今则一片焦土矣。土人多已返乡，新盖的草棚内异常清洁，尤其是沿路行走的缅甸女郎，秀丽多姿，令人留恋此异乡美景。

于八莫外停车场内住宿，场内有帐篷，较之昨日，天壤有别。场之南有一中国公墓，内停放有敌人战车数辆，比之十四吨的美式坦克，渺若臭虫。场四周尚可见机枪阵地及毁于炮火的建筑，令人得以想见八莫战斗之激烈状况。与三数同伍，在一缅甸人住宅旁洗澡。浴前见有三四缅甸女孩非常洁净，立于井旁汲水冲身，但并不解衣，待冲水后将干衣披在湿衣之外，然后褪去湿衣，动作轻捷迅速，十分利落。伊等去后，我等即前去洗浴，历一小时而返。村中妇女亦多风姿，服装略同吾国，知此处华侨甚占优势，多为鄂、鲁、桂籍者，盖此三省多有从军者，清末随军征战滞留当地，至今已入缅籍矣。据称最早落籍者可上追至三国，诸葛亮出师表中有“八月渡泸，深入不毛”的话，有人认为“不毛”乃“八莫”之音译。不过应当指出，